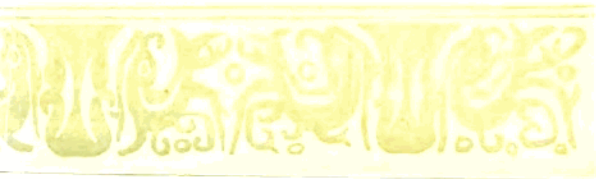


汶上文史資料

第四輯



90



目 录

汶上故城考.....	张燕南 (1)
五七年抗洪斗争记实.....	陆家行 (8)
抗战时期的昆张支队.....	周振华 (19)
昔日汶上风光胜地	
——南旺蜀山寺等考略.....	张启民 (25)
抗日战争的片断回忆.....	翟西箴 (35)
文盛拳略考.....	孙汉卿 (39)
汶上集市贸易及传统古会.....	刘作然 (47)
汶上古泉考.....	陆家行 (56)
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化设施.....	李继平 (60)
汶上孔庙及孔子宰中都	
建置遗址.....	马兴才 (65)
战斗英雄李广友.....	赵厚山 (71)
蒋军困城一百天.....	张宗田 (74)
两次解放汶上城.....	王维赏 (77)
李官集惨案.....	鲁钝 (80)
刘金谷先生事略.....	王光庭 (82)
尚宝士卿王命新.....	马正华 (86)
开明士绅胡培熙.....	王光庭 (91)

白英治水记	陆家行 (96)
对蝗、旱灾害的回忆	冯绪同 (105)
穆修事略	张旗厚 (108)
江流寺八棱碑	王光庭 (111)
解放前夕国民党汶上县 党政组织概况	王道会 (113)
鲁九公墓	李继平 (116)
汶上风物名胜述略	马兴才 (118)
韩复榘视察汶上	马兴才、冯绪同 (124)
赵二轶事	宁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127)
革故鼎新一县长	(河南新安) 张友仁 (131)
对《教育概况》一文的补正	韦方安 (135)
古代来汶名人诗文 选登	(薛中文 李继平 提供) (138)
汶、嘉、郛、梁、东五县政协 书画联展作品选登	(144)

汶上故城考

张燕南

汶上故城（即现城址），座落在平（阴）徐（州）、兖（州）梁（山）公路的交汇处，位于今县境的中部。故城基本呈正方形，东西长三点二华里，南北宽三点一华里，城垣周长十二点六华里。

明代万历戊申（1606）编《汶上县志·建置志·城池》中载：“邑之城周长十二里有奇，自厥以来兴废无考，唐已有之，李白之什足徵也。”唐天宝年间，诗仙李白游中都时有：“城隅深水明秋日”、“昨日东楼醉”等诗句，故而知之汶上自唐代已有城池。

汶上自夏代为厥国，春秋时期为中都，战国时期为平陆，汉代为东平路，但何时始筑城，后又几经兴废，都无从查考。《山东考古录》上载：“天宝元年（742年）改平陆为中都”，即今治。这证明汶上县城作为县治，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余年历史。

五代时期，汶上县城因年久失修，或因战乱而毁。《五代史》记梁将王彦章事云：“中都无壁垒，抑兵乱之后偶堕废耳。”明代编《汶上县志·宦迹·武功附》记述五代时期梁将王彦章的事迹说：王彦章“至递坊，兵少，战败，退保中都，又败，……彦章伤重，马蹶被擒。庄宗见之，曰‘尔尝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尔善战者，何不守兖州，而守中都？中都无壁垒，何以自固？’”上述资料证明，唐代修筑的

汶上城垣。到了五代时期已毁，未复修建。

明代编《汶上县志》，没有记载宋、元两代修筑汶上县城（城墙）一事。我们可以推想，明与元相去不远，如果元代人有关修城之绩，明代人不会一无所知，况且修城乃浩大工程，如果宋、元两代修过城，也不可能无文字资料留于后世，明编《县志》即无记述，可见宋、元两代未有修城之役。

今已废之故城是明代自成化年间至万历十年期间所建。明编《汶上县志》对百余年的修城之绩记述甚详。成化年间（1465—1488）王徵、正德年间（1506—1522）王栻、后经王经、孟洋，相继大规模地修筑了土城，又计里置巡舍，嘉靖年间（1522—1566）董世卿新葺城门楼，王昱创角楼于四隅。至贾淮时，城已高达四丈二尺，增巡舍四十余座，外筑有城，上构重楼，屹然为巨镇。隆庆年间（1567—1572），张维诚复葺其旧城，至万历十年（1592），县令李迪吉主持募捐，多处设窑，“随塙工置陶拟整全城——城墙外围始有砖砌。”

于此同时，四面城墙坐中俱设城门、重门，城门顶端均有城楼，以西门城楼最为壮观：三楹，翘檐飞角，四角悬挂风铃，周围有木质红漆十二柱，远看楼式形状似方形。其余三座城楼为古式起脊三间青砖灰瓦房，约有两层楼高。城四门皆镶题额，东曰“醉白”，西曰“怀冉”，南曰“观河”，北曰“望岳”。四城外均设有月城，东月城之门名“千室金汤”后易曰“寅宾东作”，南月城之门名“盛世崇屹”，后易曰“茂对南董”，西月城之门名“平秩西城”，北月城之门名“遥拱北极”。

四城门、重门上部均为圆形砖券结构，下部大青条石砌，浑厚坚固。两扇红漆大门全以铁皮包裹，厚二十公分，门扇上面排列着整齐的铁制馒头状大钉（11个×8），俗称馍馍

钉。城门内右侧均有上马道，骑马登城可驰骋于城垣之上四周。

城墙的主体部分曾有人测之，高十三米余，下宽上窄，底部基础多为条石、石柱（碾的半成品）、沙石层砌垒，宽三十余米（四墙基部均有差异，北宽三十八米，东与南三十五米，西又稍窄）。内墙只有西部为砖砌，余均为土筑之墙。外墙四周全以大青砖包皮，顶部用大砖铺之，城墙上平坦，宽十余米。墙上距外围墙身十厘米处砌有五十厘米宽的马莲垛式城墙垛口，垛口高约两米，均采用特大型青砖垒砌，砖重四十五斤（ $50 \times 24.5 \times 17$ 公分）。城墙上分段于垛口处下设排雨水道。

在每面的城墙上各设四座炮台，又称炮楼，每个炮楼连同城楼、角楼均相距半华里，周计二十四（四个城门楼、四个角楼、十六个炮楼）。炮楼相间即对称城门，又对称城角。炮楼凸于城墙外侧呈方形，顶部面积约五十平方米，三面垛口中均设有炮眼，站在炮楼之中可看到城墙上下左右，是观察敌情的最佳方位。炮楼（台）的设置，既加固了城墙，又增添了美观，更是御敌之理想设施。

城四周挖有护城河，深、广各五丈，泉河水由北门外汇入，绕城西，过坝口，入蜀山湖。四城门外护城河上，均架有石制栏杆桥，内段设有吊桥，东曰“平陆桥”，西为“感化桥”，南名“康阜桥”，北为“五步三座桥”，呈“丫”形。

当时，整个汶上城可谓雄伟、壮观、坚固、严紧，是一般的县级城池所不及的。究其原因，明朝汶上曾仕出户、吏、工兵四大尚书，对汶上修城之举不可能不产生颇大的影响。

据清宣统三年（1911）编《汶上县志》记载，明代中期所修颇为完整之汶上城池，到了明末，已破损不勘，清代又屡有修建。顺治年间（1644—1622），知县汤文纪督葺，守御至十

年，知县雷一龙重修，始完复坏。康熙五十三年（1714），知县闻元爨立窑烧砖，费金千余，修葺南北二城门。直至民国二十七年，还有一张姓人家出资，仿古城楼式样于南门外修建了文昌阁、康阜桥，以助城威。

一九八一年，文物普查实测得知：⊙故城东西长三点二华里，南北长三点一华里，面积为九点九二平方华里，城垣周长十二点六华里，与明、清县志记载相合。⊙城墙夯土大都纯净，只在南城墙的夯土中见到杂有灰土、陶片、瓷片，最晚的瓷片为元代，可见汶上故城之城池为明代所建无疑。

汶上故城直至解放战争初期还比较完整。解放战争时期，因各取所需，有修有毁。解放后，汶上城池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大跃进年代，因兴修水利和修城中的穿城河等，扒城墙砖修筑之，再加管理不善，城内、乡下农民多有扒取。后来，土质城墙或因烧砖，或因用土，或因建筑规划之需要，逐年挖取，现已不复存在，有少数几处城墙还稍有残存。城东、城南，护城河现已大部夷为平地，城北、城西的护城河因同时又是泉河的河道，现保留基本完整，但由于干旱，河中已干涸多年，只在雨季才有水流淌。

据考证，原汶城南门里不远处，正对着城门有一影壁墙，墙里有一小关帝庙，庙内有关公彩塑像，身佩青龙偃月刀，似守城之态，来往行人均在小庙两侧通过。南城门外两侧镶有引人注目的汉画石刻像，两块（100×50公分）大石上，精雕细刻着形像逼真的四辆两进两出的骡马大车。可惜这一珍贵文物在十年动乱期间于泰安拍卖给英国商人，现存放在英国皇家博物馆。

原东门城楼上存有至圣先师孔子之履。今日汶上，古之中都，是孔子所宰之邑，因政绩卓著，故后人引以为荣，对其怀

念所施。东楼上还刻有唐代大诗人李白《东楼醉起》之诗，东楼并俗称“李太白赋诗楼”。

四城角面积开阔，原有角楼，外角稍有弧度，以东南城角最为宽广，据说也是坍塌较早的地方。1946年汶城第一次解放前尚存八角奎星楼，室内原有一铜制奎星神塑象，高半米余，曲身举笔作点名之状，有“奎星点状元”之说。传说人不可进入，步入之内顿产悲观厌世、自寻短见之念，也确实有多人在此上吊自尽，是否环境布局使人产生幻觉，或神道设教纯属迷信也未可知。西南城角东侧立一石碑，与衙门正遥望相对（距二华里），上书“状元碑”三个大字，背面（南）镌有修城年号、主持人等，此碑现已下落不明。

当年护城河水清澈碧绿，鱼鳖虾蟹多有繁殖。水质甘甜可口，城内近郊百姓多饮此河水。夏日儿童常在河内游泳，捞取菱角、鸡斗米、荷莲等水生植物食用。

城四关相继建有许多祠、坛、庙宇。东关有天齐庙、东岳庙、火神庙、八蜡庙、先农坛、张公祠等；西关有社稷坛、火神庙、彦章庙、冉子祠、韩公祠等；南关有风云雷雨山川坛，路东为二郎庙、蚂蚱庙，路西为火神庙；北关有历坛、元帝庙、真武庙等。

通往四城门的東西、南北两大街划城为四等份，两条大街相交处——隅首是城内地面至高点，与城墙顶端高度相差无几，也是城内最繁华之处。大街两侧纵横旁置僻街小巷、庙宇楼舍、门市商号。大街之上，矗立着数座精雕细刻的过路石碑坊，皆为大戶、名流所立，仅南门里百米之段就有三坊，东西大街计有六坊。

城内坑塘甚多，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大致分布在东北、西南、西北、东南四隅，为古汶河两支流故道遗址。最大

的坑塘位于西南隅的常家洼，水量充沛时汇为一片汪洋，方圆五华里之余。塘子街三面环水，突出水面部分的南端有座奶奶庙，庙内树木参天，碑碣林立，庙东又有城内最大的水簸箕，全以大青石板铺砌，光滑明亮，每当盛夏是纳凉避暑之处。坑塘内盛产蒲苇、鱼类，夏日鸟语不绝，风光奇丽。

次者位于城内西北隅的大寺坑，因有寺院得此名。原曾有始建于唐代的“昭空寺”，北宋咸平五年重修更名为“宝相寺”，寺内有挺拔秀丽、高耸入云的宝相寺塔，塔因城而增色，城有塔而添辉。近处又有唐、宋、元、明、清历代县署（丞衙）建置，是一片富丽堂皇的建筑群，名胜古迹甚多，是观光览胜之地。

建筑风格奇异的天主教堂，是晚清光绪26年（1900年）所建，位于东门里路北，堂顶施有尖楼（钟楼），高与塔比居二，也是城内一大景观。

城内庙宇、乐园各具特色：有以奉祀孔子所建的文庙，即孔庙，又称大学，位于隅首东200米路北。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县尹邢审容葺新，后经历代修缮扩建，至明代甚具规模，建筑占地三十余亩。以大成殿为主体，前有门、坊、祠、堂、亭、阁、石桥、碧水，殿后又有教谕宅、训导宅……千百年来培育出大量参政理国之才。还有宋元佑四年（1089年）县尹周师中于县衙内建的思圣堂。堂内有孔子、冉伯牛等彩塑，设有杏坛、准字祠。又有在马厂街马神庙（太仆寺）南侧，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所建的圣泽书院，后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经县令张惟诚改建，称汶阳书院，大厅、祠、堂，建筑规模宏伟，历为全县教育重地。

城内有供奉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庙宇多处，较著者系位于隅首西200米路北，与孔庙相对称的关帝庙。该庙始建于元代，

后经明、清两代数次装饰大修，形成了可观的古典艺术建筑群。殿堂内有三尊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威风凛凛的关羽、关平、周仓之大型彩塑。

还有位于西门里路北的财神庙、城隍庙，城隍庙内有“三山加（夹）一井”的典故，即三面屋山的夹道中有一眼井。城内大小庙宇不下二十余座，诸如千佛庙（在新街）、龙王庙（在公安街）、张先庙（在现酒厂东）、姑姑庵（在南市）等。

汶上大地，长期以来育出了众多干国功臣、名流学士等，仅明朝嘉靖时期就有“小县不大四尚书”之美誉。其中三位于城内设有乐园：西北隅有兵部尚书路迎的独乐园，东北隅有工部尚书郭朝宾的后乐园，东南隅有户部尚书王杲的王花园，亦称南花园。园临池塘绿水，相互辉映。

元代以诗文著称于世的曹元用后裔之家宅坐落在汶城的中南部，是典型的古庄园建筑，号称“曹半城”，故名曹家街。曹宅高墙大院，门楼高耸，大厅、楼阁、宿房、舞厅……以月牙门相通为走廊的七进院落，华贵雍荣，风格别具，极为壮观。另外还有刘家园、陈家楼、胡家大院……建筑各放异彩。加之众多家庙，均为汶上之城增添秀丽。

综而述之：汶上县城历史悠久，设计造型优美，结构方正严紧，建筑别具一格，布局错落有致，名胜古迹众多，是其他县城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古代汶上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佐证。

五七年抗洪斗争纪实

陆家行

一九五七年，汛期暴雨集中，河道水势连续涨发，河水涌流，汶上境内的大部河道漫溢，河堤溃决，河、湖、低洼地带呈现一片汪洋，群众的财产遭到极大损失，数万人民被围困在深水之中，生活在险境之下。

在这生命的危难关头党和政府，及时派来了飞机，调来了船只，运来了熟食、衣物和抢险物资，从濒临死亡的边缘搭救了人民。汶上县委则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广大群众同狂风暴雨洪水恶浪搏斗，在险恶的环境和残酷的现实面前英勇顽强地忘我奋战，不知渡过了多少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全党动员 忠于职守

全民发动 众志成城

进入汛期以来，汶上县委就把防汛抗洪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当成最紧迫的任务。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身先士卒站在抗洪斗争的第一线，与群众同甘共苦，打胜抗洪斗争这一仗。为战胜水灾，首先加强了组织领导工作。六月十八日，调整并恢复县防汛指挥部，由县主要领导同志赵芳任政委，王振远任指挥长，王金栋、吕鹤、张丹亭任付指挥。随后，城关、岗上、沟头、高庄、林堂、南旺等六个区大队部和三十一个乡中队部也相继成立，并先后赴河堤办公。六月十九日，指挥部在次邱乡战湾村召开了大、中队长会议，做了防汛工作的全面部署，并

对县、区、乡群众防汛队伍进行整编和训练，组成防汛队八十七个，队员九千三百四十一人；抢险队七十九个，队员四百一十五人；后备队五十九个，队员六千四百七十三人，选拔了对防汛带工有经验的社队长担任队长。与此同时，指挥部还抽调高庄、林堂两区强壮勇敢队员一百人，组成一支抢险突击队，由张士平和杨新纯二人任队长，不分昼夜进行水上练兵。以应付随时发生的恶劣险情。

流经汶上境内的运河、汶河、泉河、王家河等河道的两岸堤防，一旦溃决，不仅给汶上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并且直接威胁济宁市、津浦路的安全。一县之危牵动大局。为此，汶上县委对全县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了整编，并按各堤防的险情划分了责任段，做了明确分工，指派了得力干部，充实了防汛力量。其具体部署是：汶河东岸，沟头区大队部驻松山，由县派徐广哲、张仙霖协助工作。城关区大队部驻步袁村，由李鑑安协助工作。前草桥至伊海设一防汛段驻草桥，配干部四人，由任广哲任段长。高庄区伊海至路庄设一防汛段驻枣杭，配干部三人，由胡长云任段长。高庄区路庄至孙口设一防汛段驻路庄，配干部五人，由胡相舜任段长。由孙口至杏林设一防汛段驻田楼，配干部五人，由吴思堂、韩注栋任正付段长。汶河西岸，林堂区杨集至草桥设一防汛段驻王府庄，配干部四人，由李曰嵩任段长。草桥至马口设一防汛段驻李村，配干部三人，由贾志广任段长。马口至黑马沟设一防汛段驻李太口，配干部三人，由陈绪信任段长。柴亩至南旺设一防汛段驻杨集，配干部四人，由张立型任段长。王家河的北岸，何桥至刘口设一防汛段驻何桥，配干部三人，由韩子亭任段长。何家坝至拴庄设一防汛段驻后马口，配干部三人，由周脉焕任段长。王家河南岸，由寻

德星、王广诚二人带领干部五人驻周庄，负责全段防汛工作。运河东岸，自张坝口至徐新桥及新临黄堤，由驻张坝口县指挥分部负责。此段林堂区金山岭至袁口设一防汛段驻袁口，配干部五人，由徐子亭、周万银任正付段长。袁口至刘口设一防汛段驻刘口，配干部三人，由张庆安、梁子真任正付段长。南段由郭庄至上下马路设一防汛段，驻郭庄，配干部三人，由王兰仁任段长。上下马路至十里闸设一防汛段驻姬庄，配干部四人，由胡祚生、张纯善任正付段长。柳林闸至寺前铺南济宁县界设一防汛段驻店子，配干部三人，由刘建光、刘洪义任正付段长。运河西堤，北起十里闸梁山县界至寺前铺南济宁县界设一防汛段驻店子，配干部五人，由王士江、郭廷萱任正付段长。北泉河，沟头至鹅河两岸为一防汛段驻陈闸，配干部八人，由高守伦、梁化浦任正付段长。南泉河，马庄至鹅河两岸全段设一防汛段驻梁桥，配干部五人，由张凤林、王玉奎任正付段长。老泉河及蜀山湖设一防汛段，驻后岗，配干部四人，由裴敦聚任段长。组织群众加强河堤和湖堤防汛。区、乡亦仿照上述做法，抽调一定数量的干部，按自己所辖区域，划分了责任段。对流经县内的四条河流还先后成立了南泉河、北泉河、王家河、汶河分洪口，运河十里闸、运河王坝口，汶河的高村、步袁村、周村九个工地领导小组。

为确保防汛物资的供应，县人委以财、粮、贸办公室为基础，共同成立了物资供应后勤部。

县委对防汛抗洪工作思想上做了全面发动，组织上做了周密部署，物资上做了充分准备。全党发动，全民动手，吹响了防汛抗洪斗争的号角。

水情告急接踵而至

破堤分洪顾全大局

进入七月以后，我县数日连遭暴雨袭击。大汶河上游的新泰、莱芜亦连绵大雨，山洪暴发，洪峰不断冲击而来；又有泉河上游宁阳客水汇集灌注，南北泉河下游运河水顶托，导致县境之内各条河流洪水不断暴涨。自七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九日，小汶河、王家河、运河连续暴涨达六次之多，并连续出现三次洪峰。当七月十九日第三次洪峰出现时，小汶河已超过保证流量三百至五百秒立方。南北泉河自七月六日到八月一日先后涨水五次。由于雨水过大，加之宁阳县向我县境内大量排水，以致造成泉河全堤漫溢，大部堤岸溃决出险，决口二十七处。

七月十日，河水连续涨发，汛情急速发展。按防汛规定标准，指挥部下达命令，立即组织干部、民工分期分批上堤防守。第一批调集干部一百名，防汛队员六千六百四十一名，抢险队员二千四百二十五名，进行护堤抢险。然而河水快速暴涨，又加连日大雨倾盆，险情告急的电话接踵而至。为加强防汛力量，七月十三日第二批又调集干部二百名，防汛队员七千八百四十一名，抢险队员二千四百二十五名上堤。继而第三、四批调干部一千名，防汛抢险后备队员二万名上堤，总人数已达三万九千四百三十二人，分布在各河道护堤抢险。为尽力确保大汶河南堤、小汶河东堤、王家河北堤不决口，当七月十三日出现第二次洪峰时，战湾处标测已超过保证水位线0.12米和保证流量90余秒立方。小汶河的黑马沟一带河堤开始漫溢。河水携带泥沙汹涌澎湃，打着旋涛涛奔流。水面几乎与两岸的河堤相平。坚守在汶河堤岸上的抢险民工人山人海，争先恐后地加宽加高河堤上边的小堤。鉴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经验教训，全河

堤都指派了监守人员。汶上一中的师生们也加入了监视河堤的队伍，他们巡视在河堤之上，注视着堤上随时出现的细孔和水洞。堤上的干部、防汛群众、师生目睹着继续涨发的河水，脚踏着即将冲破的堤防，如临大敌，严阵以待。

随着水位的迅速升高，各条河道的险情也越来越严重，王家河南岸的周庄处已出现两处决口，指挥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抢堵。在尚未造成重灾害而汛情愈加危机之际，经请示专区防汛指挥部批准，于七月十三日十九点三十分，在郭庄村南小汶河右堤进行了破堤分洪。七月十八日，日降暴雨160.5毫米，使河水又急聚上涨，流量在南城子以下达到1300秒立方米，汶河堤大部漫溢出险。七月十九日二时许，城关区高村、步袁村，林堂区周村先后决口三处，王家河决口六处，并出现险工五十余处，蜀山湖、马踏湖亦呈紧张态势。

决口尚未堵复，七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洪峰尾随而来，水位达44.9米，城关区高村南又决口一处，与此同时，南北泉河先后决口二十七处，高村、林堂、城关、徐村、岗上、沟头、南旺、杨村等区的大片土地呈一片汪洋。堤防溃不成堤，河水继续涨发，在人力不能抗拒，抢险无效的情况下，县委向省、专告急，专区防汛指挥部命令于七月十九日，在王家河周庄处扒口80米；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八点，在十里闸北老运河东堤扒口200米；七月二十二日四点左右，又在老运河十里闸西堤扒口120米；同一时间，并在总泉河头西岸后岗村附近，扒口110米，先后共扒口五处进行分洪与滞洪。由于放水分洪而引起利益冲突，发生了防洪纠纷，出现了一场险恶的格斗。老运河十里闸西岸因扒口放水引起了群众对抗政府分洪事件，因而发生了堵而复决，决而复堵的困境。尤其严重的是北泉河漫溢决口引起了田村与曹堂乡的斗殴事件，干部前去劝阻遭到围攻和打

骂，被打者十余人。更不幸的是赵庙乡与曹堂乡因鸣枪械斗而酿成打死人打伤人的痛心事件。放水分洪虽出现恶斗频发，然而终于解除了各条河道继续决口的险情，尤其使蜀山湖和运河下游水位紧张局面转危为安，确保了济宁市的安全，避免了津浦铁路受冲击的危险。

汶王运三河灌注三角带 省地县八方支援滞洪区

汶河、王家河、运河流经汶上县西南部，河流交错，湖洼成片，形成湖洼三角地带。内有次邱、鹿湾、刘楼、南旺、白马河五个乡的五十一个村，五千零二十户，二万四千九百零六人，土地五万一千亩，房屋二万七千四百七十二间，牲畜一千九百二十二头。县委根据上级预报汛情，确定此处为滞洪地带。为防万一，两年前就组织民工在李大庄、下王庄、肖庄等修筑了长宽各约五十至六十米，高四至六米，面积一千平方米的安全台十三个，积土一万五千立方米。滞洪前，于六月二号成立了办公室，首先对这里的群众做了搬迁的动员，并事前在高岗、平原地区的徐村、义桥、南站、寅寺、石楼准备了房屋，还赶制了大批舟筏。七月十一日对滞洪区进行少量分洪，县和乡社八百名千部分赴各村深入到户，千方百计动员群众脱离险境。然而多数群众留恋故土，迟迟不愿外出。但在阴雨连绵河堤不断溃决，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二次分洪。

扒开河堤后，河水咆哮如灌井底，水头涌着三米高的浪花吞噬着大地，吞没着村庄，波涛滚滚，倾刻间滞洪区所有村庄都浸泡在汪洋大水之中。

为救民于深水之中，党和政府事先组织好的抢险队伍，立即随船出动，迅速来到重灾区。一进村，有的背老人上船，有

的帮灾民搬运粮食和贵重物品。李大庄小学校长郭继思，撑筏抢救老人上河堤，当时大雨倾盆，他顾不得避雨，来回搬运不停，当王老大娘拉他进草棚避雨时，他说：“水势上涨太猛，还有老人没有脱离危险，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呀！”又乘筏驶入茫茫的水中。

地处分洪口的马口村，牲畜还没来得及运完，村内便灌进了大水。白马河乡干部胡培华同志带领抢险队员用镰刀挨个牛棚将缰绳割断，当最后一个牛棚还没来得及闯入，房顶便四檐扑倒水中。顷刻间，马口、周庄等村也随着一片墙倒屋塌之声没入水中。抢险队员乘船挨家救人，他们在马口村南岗一棵树上救下马老汉一家四口。有一位来不及走脱的老人坐在床上发愁，孩子们陪着老人在没膝的水里淌来淌去。抢险队员背上老人上船，她说：“俺家的宅子高，老辈里没上过水，这回也上了这么深的水。”留下看家的年轻人，大水到来，他们来不及逃脱，有的蹲在房顶上，有的骑在树叉上。有的老牛来不及牵走，跟在船后，深则汰，浅则淌。村庄陷入激流，房屋财产损失惨重，周村连石料、树木、门窗家俱，甚至地下棺槨、尸体也被洪水掘出，冲入田间。洪水侵袭，使广大群众措手不及，两万多人陷入危险境地，围困在洪水之中，生命财产遭受极大威胁。为抢救灾民脱离险境，于七月十三日党和政府抽调民船一百二十只，分赴灾区进行抢救。并请上级从东平县调来帆船一百五十只，帮助抢救灾民和物质。经过三至五个日夜奋战，终始两万灾民，一千八百五十二头牲畜及大批粮食和财物脱险。为使灾民在精神上得到安慰，生活上得到保障，县委组织县直机关干部和一中在校师生四百余人，除一部分安置灾民外，其余干部在一米的深水中长途涉水运送物资和熟食。

重灾区群众房屋财产损失殆尽，民生凋敝，有的炊烟断